舒嬾堂詩文存

舒嬾堂詩文存卷二

宋慈溪舒　亶信道撰　鄞張壽鏞輯

詩餘樂府雅詞本

散天花　次師能韻

雲斷長空葉落秋寒江煙浪靜月隨舟西風偏解送離愁聲聲南去雁下汀洲　無奈多情去復留驪歌齊唱罷淚爭流悠悠別恨幾時休不堪殘酒醒憑危樓

點絳唇　湖上聞樂

紫霧香濃翠華風轉花隨輦洞天雲暖一片笙歌遠
水殿龍舟憶待瑤池宴閒庭院夢回春半靄靄無人見

臨江仙 送鄞令李易初

折柳門前鸂鶒綠河粱小駐歸船不堪華髮對離筵孤
村啼鴂日深院落花天　文采弟兄眞疊玉赤霄去路
誰先明朝便恐各風煙江山如有恨桃李自無言

醉花陰 試茶

露芽初破雲腴細玉纖纖親試香雪透金瓶無限仙風
月下人微醉　相如消渇無佳思口知君此意矢口老

盧郎花底春寒贏得空無睡

前調　越州席上官妓獻梅花

月幌風簾香一陣正千山雪凝冷對酒樽傍無語含情別是江南信　壽陽妝罷人微困更玉釵斜襯擬插一枝歸只恐風流羞上潘郎鬢

虞美人　寄公度

芙蓉落盡天函水日暮滄波起背飛雙燕貼雲寒獨向小樓東畔倚闌看　浮生只合樽前老雪滿長安道故人早晚上高臺贈我江南春色一枝梅

前調 周園欲雪

酒邊陡覺羅衣暖獨倚黃昏看寒鴉兩兩下樓東著處曀雲垂地一重重　紅爐歡坐誰能醉多少看花意謝娘也擬殢春風便道無端柳絮過簾櫳

前調 蔣園醉歸

重簾小閣香雲暖無拂梳妝淺玉觴一曲杜韋娘誰是蘇州刺史斷人腸　醉歸旋撥紅爐火卻倚屏山坐銀缸明滅月橫斜還是書樓角送小梅花

醜奴兒 次師能韻

一池秋水疎星動寒影橫斜滿坐風花紅燭紛紛透絳紗江湖散誕扁舟裏到處如家且盡流霞莫管年來兩鬢華

一落索　春

葉底枝頭紅小天然窈窕後園桃李漫成蹊能占得春多少不管雪消霜曉朱顏長好年年若許醉花間待拚了花間老

前調　蔣園和李朝奉

正是看花天氣爲春一醉醉來卻不帶花歸誚不解看

花意　試問此花明媚將花誰比只應花好似年年花不似人憔悴

滿庭芳　重陽節席上次元直韻

寒日穿簾澄江憑欄練光浮動餘霞散汀蘆岸黃葉飄孤花天下征帆隱隱殘雲共流水無涯登臨處瓊枝歛灩風帽醉欹斜　豐年時節好玉香田舍酒滿漁家算浮世勞生事事輸他便恁從今酩酊休更問白雲籠紗還須仗神仙妙手傳向畫圖誇

前調　後一日再置酒次馮通直韻

紅葉飄零寒煙疎淡樓閣半在雲間莘中風景圖畫也應難又是重陽過了東籬下黃菊闌珊陶潜病風流載酒秋意與人閑　霞冠欹倒處瑶臺唱罷如夢中還值醉裏贏得滿眼青山華髮看看滿也留不住當日朱顏平生事從頭話了獨自卻憑欄

前調　送權府蘇臺道宗朝奉

閶闔天門芙蓉春殿幾年目斷雞翹短蓬秋鬢端幸倚瓊瑤南圃花邊小院西湖畔雲底雙旛歸時節紅杏露冷月影上芭蕉　明朝那可望旗亭煙草柳渡寒潮但萬

戸千門俍客歌樵戲綵光浮衮繡鳴珂響遏雲霄應回首綺羨醉客還是獨吹簫

卜算子 苔

池臺小雨乾門巷香輪少誰把青錢襯落紅滿地無人掃　何時鬭草歸幾度尋花了留得佳人蓮步痕弓樣鞵兒小弓一作宮

菩薩蠻

三年江上風吹淚天桃豔杏無春意今日欲開眉那堪更別離　莫折長亭柳折盡愁依舊只有醉如狂人生

空斷腸

前調

畫船撾鼓催君去高樓把酒留君住去住若爲情西江潮欲平　江潮容易得卻是人南北今日此樽空知君何日同

前調

畫簷細雨偏紅燭疎星冷落排寒玉賭得碧雲篇金波更涉船　樽前當日客行色垂楊陌天闊水悠悠含情獨倚樓

前調

杜鵑啼破江南月香風撲雨吹紅雪賦就縷金牋黃昏醉上船　年華雙短鬢事往情何盡明日各天涯來春空花好

前調次劉郎中賞花韻

朱簾乍捲層煙起露華深淺初疑洗困倚玉闌風綺羅知幾重　向人如有意不醉何時醉便得一枝紅猶勝兩鬢空

前調席上送寅亮通直

小池山額亞螺碧綠紅香裏眠鸂鶒波面翠雲開仙槎天上來　吹將紅日落懊惱嚴城角風月此時情知君華髮生

前調　送奉化知縣秦奉議

一回別後一回老別離易得相逢少莫問故園花長安君是家　短亭秋日晚草色隨人遠欲醉又還醒江樓暮角聲

前調

樽前休話人生事人生只合樽前醉金盞大如船江城

風雪天　綺窗燈自語一夜芭蕉雨玉漏爲誰長枕衾殘酒香

前調

樓前流水西江道江頭水落芙蓉老畫鼓疊涼波憑欄響翠娥　當年金馬客青鬢蘆花色把酒感秋蓬驪歌半醉中

前調

綺櫳深閉桃園曲劉郎老向花間宿笑臉抹流霞心知是小琶　纖纖垂柔玉掠鬢春雲綠彈了醉思仙小窗

紅日偏

前調

柳橋花塢南城陌朱顏綠鬢長安客雨後小池臺尋常載酒來　馬頭今日路卻望城西去斜日下汀洲斷雲和淚流

前調次張秉道韻

眞珠酒滴琵琶送行雲舊識巫山夢空得醉中歸老來心事非　江梅含日暖照水花枝短密葉似商量向人春意長

前調

小亭露壓風枝動鵲爐火冷金瓶凍悄悄對西窗瘦知羅襟長　欲眠思殢酒坐聽寒更久無賴是青燈開花故故明

前調

流年又見風沙送鈞天回首清都夢塞雁幾時歸鏡中雙鬢非　綠袍同冷暖誰道交情短愁斛若為量還隨一綫長

前調　次鑑中元歸韻

白蘋洲渚垂楊岸藕花未放青蒲短斜日畫船歸背人雙鷺飛　醉眠金馬客不道風塵隔紅影上窗紗小庭空落花

前調　湖心寺席上賦茶詞

金船滿引人微醉紅綃籠燭催歸騎香泛雪盈杯雲龍疑夢回　不辭風滿腋舊是仙家客空得夜無眠南窗衾枕涼

前調　別意

江梅未放枝頭結江樓已見山頭雪待得此花開知君

來未來　風帆雙畫鷁小雨隨行色空得鬱金裙酒痕
和淚痕

前調　次韻

香波綠暖浮鸂鶒黃金捍撥天絃語小雨落梧桐簾櫳
殘燭紅　人生閑亦好雙鬢催人老莫惜醉中歸醒來
思醉時

前調

綠窗酒醒春如夢小池猶見紅雲動露溼井幹桐翠陰
生細風　雨過方塘淨清翻閣中兩門外立雙旌隔花

聞笑聲

前調

憶曾把酒賞紅翠舞腰柳弱歌聲細縱馬杏園西歸來香滿衣　寶車空犢駐事逐孤鴻去搔首立江干春羅掛暮山

蜨戀花　置酒別公度座間探題得梅

雪後江城紅日晚暖入香梢漸覺玲瓏滿鬢鬢臨風妝半面冰簾斜捲誰庭院　折向樽前君細看便是江南寄我人還遠手把此枝多少恨小樓橫笛吹腸斷

前調

深炷薰爐扃小院手撚黃花尚覺金猶淺回首畫堂雙語燕無情漸漸看人遠　相見爭如初不見短鬢潘郎斗覺年華換最是西風吹不斷心頭往事歌中怨

減字木蘭花　用舊韻戲吳奉議

眉山斂額往事追思空手拍雁字頻飛生怕人來說著伊　閑拋繡履彩襪香衾渾不起莫似揚州只作尋常薄倖休

前調賦錦帶

碎紅如繡搖曳東風垂絲綬擬倩柔條約住佳人細柳腰　蜀江春綠爭似枝頭能結束纖手攀時欲綰同心寄與誰

木蘭花　次韻贈歌妓

十二欄干裝畫簃取次穿花成小酌絲鸞舞罷鳳孤飛回首東風空院落　杳杳桃源仙路邈晴日曉窗紅薄薄傷春還是懶梳妝想見綠雲垂鬢腳

前調　別意

金絲絡馬青錢路笑指玉皇香案去點衣柳陌豔殘紅

拂面風橋吹細雨　曉釵壓鬢頭情緒恨裏歌聲兼別

苦西湖一頃白菱花惆悵行雲無覓處

前調　蔣園口號

琉璃一片春湖面畫舫遊人簾外見水邊風嫩柳低眼

花底雨乾鶯細囀　鞦韆寂寂垂楊岸芳草綠隨人漸

遠一番樂事又□□金盞莫辭紅袖勸

浣溪紗　次權中韻

牆外青樓已禁煙小寒猶是薄勝綿畫橋紅日下秋千

惟有尊前芳意在應須沉醉倒花前綠窗還是五更

天

前調 和葆光春曉飲會

金縷歌殘紅燭稀梁州舞罷小鬟垂酒醒還是獨歸時

畫棟日高來語燕綺窗風暖度游絲幾多綠葉上青

枝

前調 和仲聞對棊

黑白紛紛小戰爭幾人心手鬭縱橫誰知勝處本無情

謝傅老來思別墅杜郎閒去憶鏖兵何妨談笑下遼

城

前調　勸酒

雨洗秋空斜日紅青蔥璐轡玉玲瓏好風吹起□江東

且盡紅裙歌一曲莫辭白酒飲千鍾人生半在別離

中

前調

□□□□點碧塘雨荷風捲綠羅裳管絃□□□魚榔　游

女漫能歌白紵使君不學野鴛鴦桃花空解悞劉郎

鵲橋仙　呂使君餞會

教來歌舞接成桃李盡是使君指似如今裝就滿城春

忽便擁雙旌歸去　鶯聲巧囀花心爭吐無計可留君

住兩堤芳草一江雲早晚是西樓望處

舒嬾堂詩文存卷二

錄校輯宋金元人詞舒學士詞目錄後趙萬里附記

按舒學士集久佚其詩餘載樂府雅詞凡四十八首江山劉毓盤先生嘗云於范氏天一閣見舒學士集十卷錄其詞一卷校以雅詞多醉花陰送陸宣德一首此說也余頗疑之按送陸宣德一詞始見於梅苑與月幌風簾一首銜接不注撰人歷代詩餘誤以為舒作不圖與天一閣本適合以梅苑原文校之文字又不盡同此不可解也檢阮元天一閣書目及薛福成天一閣見存書目均未見有舒學士集果范氏藏書有出於目外者也

意劉君篤老著書其所稱引或有出於記憶所謂天一閣本者非依託即誤記也附書於此以質世之博雅君子萬里記

附錄　醉花陰　送陸宣德　梅苑無題

粉輕梅苑一作妝一捻和香聚教露華休妬今日在尊前只爲情多脈脈都無語　西湖雪過難留梅苑作留難　指廣寒歸去去後又明年人在江南夢到花深梅苑作開花處草粹編同　歷代詩餘二十三

舒嬾堂詩文存卷三

宋慈谿舒　亶信道撰　鄞張壽鏞輯

記　銘

翠巖山寶積院輪藏記

有大寶珠藏於無狀辯如喫訥無所措言明若離朱莫能寄目衆生積業瞭在無明我佛如來慈悲哀愍以身圓應俯視翠機於無相中發露光影重重接引遂有多門結集流傳卽經律論護持開示世不乏人鄞嶺翠巖院名寶積有長老者曰智才師於佛事門不拾一法廣

蒐檀信鳩集衆工繕寫奉安建爲輪藏自丙辰歲迄戊午年凡閱三冬能事告畢有一居士施不及財目覩勝緣五體投地恭敬作禮而發願言願諸衆生覩相生想令一一善念念念念不停如是輪藏無暫休歇以至八部一切諸天在家出家善知識等若聞若見發大道心亦如是輪永不退轉則是藏也無量功德天上人間窮劫讚歎豈能盡云

西湖記

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

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橫東西四十丈其周圍總
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
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遊觀人跡往
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
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衆樂其深廣幾十丈
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爲島嶼植花木於
是遂爲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
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
廣今遂以爲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祠四井其東皆

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實刱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即郡酒務故時使人即湖以汲水勞費甚乃隄湖之中畜清流作樓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至今以爲便然是湖本末圖誌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考蓋嘗聞之父老明爲州瀕江而帶海其水善泄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飮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畜以備旱歲始未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闔境取給於其中湖爲之竭既又穴爲井置廬以守之鄞令虞君大寧嘗記其事刻石於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

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既
隄以爲放生池瀕湖之民又緣隄以植菱芡之類至占
以爲田淀淤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
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培薄環
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倣壽聖之閣以其名
名之蓋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
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
中所以後世貴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爲
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特是湖也若劉侯可

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

西湖引水記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照修也蓋今俗里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尚存今所謂西湖是矣明爲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爲旱歲備也熙寧乙卯歲大旱湖輒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溝下漉穢滓以飲

而國家將有事于郊丘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場宣德郎唐君君即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所謂它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它山者四明之衆山萃焉一山作雨則淵壑交會出爲漫流方歲小旱衆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絕也特河勢中絕循兩堤卒支渠釃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特天時之罪也君既得其所以爲利病審不疑矣乃屬民盡堙諸渠口而稍浚上源因以其土築補堰隙復累石

於其上以遏入江之淺流於是水稍引以北屬獨關城十數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所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其邦人廟貌固在焉其能漠然乎即爲民致禱焉一昔而水輒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浸然至清洌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留礙蓋稚驩叫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異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宣德君始君誠言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

其終盡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勸民之事侯生既施勞於人而沒猶烱烱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思憂視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同日而語哉侯諱元暐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大和中實令是邑得之父老自宅山以北故時皆江也谿流猥并與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伐木斷石横亘流而約之塞三入江七衰於河溉田凡八百餘頃其功利溥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亮字居正江陵人也乃祖若父以風節文章聞天下而君清直強學

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既德侯之賜不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謂天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如此且以著二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冬十月吉記

水利記一　案即風堋碶記

鄞於明為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無慮幾萬頃其豬以蓄待灌漑者既無幾而凡所以為扞防醸導之具吏又忽不時省頹漏廢圮十或八九不幸天時稍愆

亢則其涸可立待而民輒病間無如何注江流以趨一時之急且鹹鹵至腐敗諸苗稼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虞大夫爲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剏北渡之西面風堋積石爲碶以卻暴流納淡潮旣又自州之西隅距北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堤而作閘於其南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碶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千有奇而溉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公不費役民於旣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

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亶因系之曰蓋治古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唯所以應之者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廢王之政事弊於苟偷之俗久矣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事而農田水利之宦徧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漫不可考呺然詆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鄞大夫之政其盡心果何如哉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敢以此自必

於無窮哉亦唯來者申之而已謹記

水利記二 案此及後篇皆指廣德湖也

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東注湝蕩泛濫有如海潮居民廬舍往往渰沒不一二日輒下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漑而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蕁根爲聖米蓋自別邑他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利也嗚呼其利溥矣有心

於民者繕其堤防謹其經界時其啓閉禁其畜牧可也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為田獨不知沙沫為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顧不在此與越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沫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顧少四十頃田哉今夫導一渠浚一井猶若其勞費積日月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雖必之利而遂廢千頃已見無窮之利哉誠有心於民者姑思之毋忽焉邑人舒宣題

水利記三

或謂是湖堤塘善穨每一浚築則取材鳩工於並湖之

民亦勞費矣今誠能節其膏沃少損爲田歲積穀以爲繕修之備亦因利之利也是不然自慶曆丁亥距今元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堤之修前荆公中張侯峋最後段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如何耳今置大利而顧小害未可謂知務也堤所以善頹無他由啓閉不時而畜牧陵踐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聞父老謂段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止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戊辰遊山題壁記

元祐戊辰閏十一月己巳自西湖懶堂率臨海趙逢當時出江東宿延福庚午過東山永安己巳歲癸酉入大梅護聖觀常師舍利錫杖鐵鞭象齒丙子上保福己卯抵金峨眞相謁中禪師辛巳鄞江張宏公度吳升潛道至自郡留一夕往象山壬午遊金文還宿西堂甲申同中師離端相今偕師下東山迤邐以歸蓋在山閒十有五日得僧院者六獨辛巳晴利登山爲鬬草之劇餘輒雨雪所謂梅子眞鍊丹井法華泉石柱山雲外庵皆欲

往不果而丞度約余道奉川境上遊安巖雪竇諸山且
復不至亦遺恨也

香山智度寺新鐘銘

慈溪香山智度寺作鐘樓而鐘不稱於是正覺禪師謀
新之一治而就實元符改元十一月五日也是寺眞應
大師眞身在焉冥感旁通四走檀施則是鐘不日而成
豈特人力也哉亦樂居士舒亶聞而贊歎爲之銘曰三
界冥冥白日夜行非雷非霆聞者震驚是聲非空破一
切聾十方三世不離其中是聲非有假一切手復歸於

盡誰作誰受是大因緣具大神力非聲而聲不德而德
其萬斯年與世作則已上乾道圖經

宋故上護軍致政羅公墓誌銘

哲宗皇帝卽位改元之二年詔曰知開封府開封縣羅
適豈弟廉平出於天性視民疾苦如在于已朕惟京師
大衆之地宜得仁人往體朕心可權發遣開封府推官
公事當是時天下曉然咸知天子仁聖所以惠養元元
之意至深厚而公行治暴耀翕赩爲一時公卿大夫之
所歎譽謂且用世矣既而推遷出入奔走使事凡十有

餘年比還得對天子而公老矣於是遂致其事以歸歸之三年夏明適大旱公曰民病甚國事也余雖老且得謝竊服明詔所以褒諭甚寵夙夜念不報萬分義終不忍以仕已貳其心頃令江都旱命浮屠氏作瑜珈法禱於揚子江神驗乃即佛祠用前法方祥暑自夕通旦擊跽曲拳百拜不少間因以感疾浸劇遂卒於其家實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八月十有六日乙巳也公諱適字正之世謂台州寧海縣人曾祖爽祖德誠皆不仕父允明贈中散大夫公兩舉鄉書第治平二年進士尉舒州之

桐城縣縣俗習病不知醫獨用巫治公一日屬羣巫盡取所謂像設焚之庭下即捐私帑市藥以予民既又石刻方書以示後用舉者移兗州泗水令山東曠地數萬頃民佃居幾數千戶部使者欲取以規利以禍福撼公使任其事公力建不可使者卒感悟改著作佐郎知曹州濟陰縣居數月察訪使人飛語奏劾公輒奪官去父老詣闕訴留者殆萬人朝廷察之以天平軍節度推官還舊治閱一歲復官如初守臣以公最上即徙知開封府陳留縣畿甸宿兵餘數萬主將不得其情方春閱俄

有以變告者僚佐惶駭噤不敢出氣公笑曰妄人也郎其衆杖之軍以無事上遣内侍刺知德音爲稱善邑當孔道四方宦游死不能歸而旅殯佛廟殘骸破棺無復主名以數千計公請于朝卽縣之東南隅葬之有官於南方溺死其妻挈孤㦖匄於道公館之傳舍解衣輟食衣食之卒移其所居州里親黨使收恤以去開封府軍巡院官闕以公攝事院獄淹不決寒餓疾病相枕藉狠黠吏玩爲常公至則首懲其黠吏一疏其連坐之無辜者出之斥案牘之無用者爲衣衣之宿垢陳敝不閱月

殆盡朝廷患市易積乾沒張職鉤考公與辟爲屬同列有忌公前數出與論者官長謀爲君罷之公曰進己退人非所願也去知揚州江都縣前此吏七令皆不得以理去訴牒日盈庭大抵緣逋賦不能均公以保伍法集民廡下給筆札使自列人人得其平淮俗類呰窳農惰不勸公爲易置耕器身自教督之朝廷議鹽法使者妄意欲以强民他郡縣皆應矣公獨弗聽人莫不爲公危之公曰爲國愛民令職也縱得罪何憾事卒寢時近臣有薦公可任劇召對久不報會大臣守揚最爲知公者

歸相天子於是擢知開封府開封縣就遷府推官未幾

除提點府界刑獄兼相度京西等路水利畿邑溝洫久

湮苐歲積潦田至種不得下公設法疏畎之民始不病

廣濟軍南里堤田凡數千頃地形相傾水上下交爲患

公行視即下流釃爲渠以注之淮其功利居多朝廷賞

之公曰僚吏力也推不受雖不行公志也兩浙道蘇秀

水議者不一朝廷遣專使相視經理而又以公爲提點

刑獄佐其事經費不昔民力殆不支公不及請輒發常

平貸助之朝廷爲薄其罪最後移京西北路提點刑獄

熙寧中河北災詔許流民處荒土汝州幾數百戸至是或者規其地以冒佃告數更有司不能判公請如方田法民以奠居蓋公少長田間於民事無所不知故仕宦自初暨終更十任而六爲長官其所設施初雖若煩碎及其既久上下情得是非曲直至則辨察事無大小罔不飭舉教條所下吏服民聽如父詔子以至四爲監司一切務在恤民隱戒督官吏必先廉恕而於水事尤爲不苟有勞以故所至稱治去則人思之多爲立生祠而論者以謂有古循吏之風信然公資渾厚質直不華臨

事疑疑信理直前不肯爲利害俯仰隨人之善獎與成就惟恐不力急人艱阨勇往不倦如赴嗜欲俸祿所入應手隨盡求始爲子孫後日毫髮計其事親孝於兄弟友待親戚交舊篤恩義立然諾異母兄欲異財聽其所欲取季弟死爲擇婿嫁其婦又嫁其女如己出初未知學自大母族黨發之其後家困爲撫育其孤女妻之士族嘗學於鄉先生既死與教養其子至分俸以合之大學少與進士與友生偕上中道輒臥病他皆委以自便公獨留不去故人死久不能舉喪鄉人營宅兆卜日月

哭泣以葬之有使者數侵公他日公出使乃在部中初疑其不能忘也公曰本自不計無可忘者蓋公義節厚德類如此而多至不可勝數平日與客語常謂愛人之憂然後可以樂其樂蓋其意向所在大抵不以私自營晩雖退休志猶不衰而其餘力長智若何可以爲世用近臣使者方且交章而公亡矣人莫不惜之公好古强學雖老不廢書當嘉祐治平間學者方事聲律而公已能用意經傳然頗獨嗜易其所爲注解合其他歌詩章疏碑碣雜文僅百卷雅嘉藏書凡遺文古事與夫國朝

新舊家多有之晚歲奉佛尤嚴云公享年七十有三官
自著作佐郎換宣德郎七任爲朝散大夫勳至上護軍
服五品中散公兩娶前吳贈慈溪縣太君後周贈金華
縣太君公即金華出也娶周封永嘉縣君男六人四亡
曰璪曰球皆爲太廟齋郎女九人一亡長歸陳師漸次
陳惇次王庭筠次朱充皆舉進士一在室餘尚幼以崇
寧元年壬午三月初七日壬辰歸葬於寧海海游之東
原公雖世居寧海而姻舊多在明且愛其湖山可樂去
墳墓爲不遠遂家焉此訃至於其鄉父老爲置位聚而

哭者凡三日余與公少同筆硯又爲同年生又嘗爲同僚今又爲同里投分實四十年自公寢疾得日造其門追治命與之握手而訣且詰其所欲屬我者曾不及他夫豈謂余自足以深知其心而不待言與故當其葬也爲具論其平生泣而爲之銘曰允矣羅公其德孔夷維人之憂弗苟弗隨維聖天子民瘼是咨大衆之匯曰唯京師其往贊哉莫如汝宜孰荒我田有忝離離水行地中自公來尸耄稚舞歌匪唯無飢凡利在人弗問細微暨厥行路枯胔弗遺內外戚疏豈不異施我罔不盡忠

利獲慈百爾士夫孰一于茲公取而足其賢可知聯應

故原公乎其歸寧我邦人百世是思爰薦彼郊其生有

祠配古社神春秋祀之台州府志

宋故明長史王公墓誌銘

先生諱說字應求其先睦州人也五代時曾祖耕嘗推

奉國軍節度事因家焉今遂爲明之鄞人祖簡父昭文

不仕娶高氏再娶李氏五男鈞叟瑜玩琦珩皆舉進士

三女二歸爲士人妻一尚幼先生元豐八年八月六日

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以明年三月三日葬於鄞

之桃源鄉清泉里從新卜也明有五先生前則慈谿楊君適杜君醇鄞王君致其後則奉化樓君郁與先生其人也之五人者皆以行誼術業表其州鄉者也楊杜王死以矣而樓死今先生又死於是鄉人相與泣而言曰先生無遺矣凡我鄉邦其將誰以咨故實決疑事乎後生子弟將何所矜式乎先生敦靜和易退然似不能語與人交雖久近莫得而親疏以其學教授鄉里三十餘年一時朋輩與門人弟子去而仕宦有老而歸與未歸而死者矣而先生于是始得一命為州長史無田以耕

無桑麻以衣又未嘗言利于鄉里朋友窮阨窒妻子相對自衆人觀之若不可以一朝居也而先生敝袍襤食藜羹卒歲不知富貴利達與夫阨窮貧賤之可以擇而處也嗚呼若先生可謂知德者矣昔者顏氏子不遷怒不貳過夫子止以爲好學至于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乃獨稱以爲賢然則賢者之所爲果不在此而在彼歟先生之窮甚矣人固莫不知而哀之然其能知先生之所以能窮者乎於是當其葬也門人舒亶爲之銘曰冠峩峩兮佩陸離紛鐘鼎兮蒭馬肥謂可搏而有

兮胡寧平兮梲謂之足願兮又孰有以易之㢘詎知夫先生兮邈古人乎予追渺一世兮銖錙糝𧘉兮不饑白首青衫兮不卑桃源南兮望春西山叢叢兮水漪漪生所居兮死所歸志兩獲兮又何悲曠千載兮倘誰期九原可作兮嗚呼在斯

貞璽冢王長史墓於清道光十九年爲江三所發書志石者京兆杜任題籤者浚儀向宗謙也

宋故祕校郭公墓誌銘

郭君諱渾字仲醇其先汾陽人居四明五世矣曾祖諱

師從龍宦吳越為諫議大夫祖諱繼崇任太子太傅父諱璉口潛德不仕以子故封大理評事再封大理寺丞蓋寺丞有子三人長曰暨第進士位於朝今為屯田員外郎其一人即君也生而俊邁風韻秀爽不雜流俗性耿易不為歧曲崖岸議論口直無所回容諱避中心坦然絕無一毫芥蒂讀書務窮聖人之奧旨剔去傳注不為膚闊淺見者之所道也發為辭章遒麗精密望者無不喜悅被鄉大夫薦不利于有司慨然有終焉之志歸以詩書自娛放宕山水間若將終身焉餘十年矣一日

朝廷廣搜擇之路凡籍名貢部者限年特與奏名適詔
下君在奏中州郡勉□觽奏以行殿試于□賜第以歸
踰年法當擬官左右皆勉君西去行李及洄解□一夕
被疾遽卒於□吁可痛哉乃熙寧十年十二月十有四
日也寓殯之於僧舍譸訃至嗣子敦方號泣殞滅奔赴越
數千里扶護東下以元豐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壬午葬
於慈溪縣石臺鄉光德村太平里先塋之側也享年六
十有四娶俞氏有子曰敦方曰敦仁曰敦復曰敦臨四
人皆業進士女五人長適前池州軍事推官童子次適

進士張孝臻皆郡人餘尚幼疑有日矣予既知君爲人也於是與之爲銘銘曰謂命不授胡材之茂謂德必懋胡艱爾祜囗囗於君其孰能究必曰詒謀以大爾後

浩案同治閒斯誌出土其地向囗郭家墓得此始知舊時命名之義墓讀如黄墓渡之墓音莫故切與古音合相傳吾邑金川石臺兩鄉郭氏最爲鉅族今微甚矣然兩鄉村落祠廟橋梁津渡因郭氏取名者所在多有故老所傳蓋信據誌郭師從居四明已再世任吳越官至諫議大夫自來郡邑志皆失載吳任

臣十國春秋有傳傳云師從合肥人田頵婿弟也隸頵部下文穆質宣州時多方保護後隨歸杭州累遷浙西營田副史忠獻王時拜同參相府所載爵里與誌不合而文穆王世家及田頵傳師從又倒爲從歸考五代史記吳越世家及吳越備史並言頵母保護文穆無一語及師從五代史及九國志並有田頵傳幷不及文穆事不知吳氏誤傳何所據也漢書諸侯王表序云乃作左官之令服虔曰仕於侯國者曰左官此云左官猶言左貢也郭渾熙寧九年進士郭暨

皇祐元年進士童于鄞人嘉祐六年進士並見乾道圖經進士張孝璪歷志俱不載張氏譜稱孝璪登元祐九年進士娶郭氏與誌相符當可依據舒懶堂文集百卷宋元志所載僅存百一金石文字尤所希見是可寶也　又案碑高三尺廣二尺八寸額篆書宋故郭君祕校墓銘八字四行徑三寸四分誌銘二十五行行二十二字正書徑一寸銜名二行字不等第一行題通直郎知制誥知諫院兼判國子監兼判國子監兼判司農寺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舒亶撰第二

約園刊本

行題朝請郎知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兼提點

沙口博州巡檢司公事護軍借紫陳詵書幷題蓋案

陳詵象山人慶曆六年進士

舒嬾堂詩文存卷三

舒嬾堂詩文存補遺

宋慈溪舒　亶信道撰　　馮貞羣輯

詩

七律

含珠林

何代神僧機匠深手栽珠樹作珠林獰龍離穴頷初虀老蚌出泥光易尋海近鮫人工迸泣山深木客費愁吟開窗夜半不成寐明月時時照我心

七絕

題明覺寺住在堂案六章 見卷一

不管霜毛不貸人一年舊事一年新山窗未曉聞山樂
可是梅花漏泄春

風吹雨脚細於絲冷暖渾如寒食時不待千山消盡雪
小紅已到杏花枝

沙溪過雨半清渾徑石高低帶雪痕又見山農話春事
腰鎌兩兩喚兒孫

斷橋高下路橫斜隔水人煙四五家雨後一枝紅帶雪
風流不道有巖花

只見青山無水聲到頭耳目未全清年來賞遍江東寺
纔入今宵睡未成
六國干戈擾霸圖先生談笑有工夫不知當日縱橫夢
曾識水聲山色無

題崇福禪院案其二見卷一

一峯傍倚兩山朝雪裏龍孫響佩瑤長與幽人發高興
不辭雨雪過溪橋

上雪竇山寿慈禪院

白雲堆裏笑呵呵上接天衢不較多翠鎖亭臺山月冷

香風吹祴盡莎羅 已上延祐志

廬山寺 案六章見卷一

江雲扶雨暖溶溶來往東西只信風早晚晴陰渾不定

青山半在有無中

鵝鴨相呼初出田昏昏雲日澹平川寒雲數簇山南北

不見人家空見煙 一廬山寺志

賦

舜琴歌南風賦 帝舜作琴以歌南風

帝意雖遠琴音可通欲發揚於孝道遂歌詠於南風寓

意五絃寫生成之至德託言萬物荷長養之元功身其耕稼陶漁至爲君聰明睿智積諸己日深致孝之念躬盡事親之理以謂鞠養之德欲言之不足生育之愛欲報之何以緣情指物孰形孝子之思流詠在琴具載南風之旨時其比屋熙乂巖廊靚深包我萬慮寫於一琴協天地以同趣按絲桐而播音作以叙情適在無爲之日薰兮入奏永言至孝之心蓋曰風之於物也有化養之恩尊親之於己也有劬勞之德博眷物理之明甚假琴聲而遠託一彈而歡意具寫再鼓而羣心咸若按絃

而奏聲參韶樂之淳寓象而言義並凱風之作議夫琴求以意而不求乎形器帝樂在孝而非樂於絃歌感民之義豈並於北里思親之志固深於蓼莪藏韻於心非止解一時之慍寄聲於政又將陶萬國之和自是正音暢而化洽幽遐協氣流而時消惉懘閨門聽之則翕爾和順朝廷聞之則歡然感厲風被乃俗功歸於帝又得夔工之奏同樂於民不煩鄒律之吹阜財於世茲蓋淵默玩意優游面南歌孝風之遠暨託琴理以中含惜乎道與世汨樂非德叅操變而亡徒起後人之歎音調而

理空聞前史之談夫豈知昔者導樂理之淳淳達孝思之進進內將報德之罔極外以格民之大順然則歌琴之意至矣哉莫如虞舜宋文鑑

附錄

同舍弟泛舟西湖登疊錦堂步至紫翠亭望嬾堂景物懷故龍圖舒先生　　王庭秀

城中十頃湖雲水相滾漾春風破冰谷拍岸新流漲平鋪鴨頭綠瀰漪蒲蔚醲朱甍媚孤嶼梵宇麗相向萬瓦生清暉千花聯錦帳晨曦照烱烱芳氣浮泱泱日暮姿態妍煙霞渺空曠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臥護五羊城追懷老詩將微吟示清野鏖戰得閑放變化無端倪虛無落名狀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宇王當時經行地藻

罷隨屨杖斯人今則亡物色亦摧喪他年牛馬走曾拜丈人行塵埃久漂泊歲月成漫浪問訊懶堂居松菊忻無恙尚意壁間聲時賡朱絲唱撫事重興嗟陳迹徒悵望哦公十洲詩風月爲悽愴

舒中丞園　豐潤敏公與中丞同學於樓氏及入朝嘗薦中丞自新法行而趨向異然歸里後與之唱和不絕四休周公亦然可以見其大雅而洛蜀諸公自相矛盾以啓曠林之爭可嗤也已

全祖望

嬾堂風景眞明瑟舊是豐周共學區一自黨人分部後重湖詩社強相於

十洲詩與梅花豔湖曲誰傳宿老家三復王郎憑弔句謂王庭秀遊嬾堂詩我來亦自重咨嗟

嬾堂記

全祖望

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嬾堂在焉中丞本貫慈水通籍後居鄞今城南行春磢旁諸舒皆其裔孫而城中則明嘉靖中長史纓是也杲堂先生輯甬上前輩詩不知而闕之嬾堂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隩底以其爲島嶼之盡境也實與樓楚公書錦堂紫翠亭望莊相望至今居民尙呼舒官人巷中丞游天童詩曰昨夜長

鬢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離根白菊看看開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尊北酒一枰棋未到懶堂猶是客題十洲松島詩曰歲晚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皆指此也王庭秀遊西湖詩曰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微吟示清野鏖戰得閒放坐令湖上景勝絕神守王聞訊懶堂居松竹忻無恙其景物之爲人追慕如此志乘皆不錄非闕歟中丞爲樓正議公高弟 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爲呂蔡一流力與坡翁爲難良可惜也當時句餘人物如豐清

敏如周南雄如陳文介如蔣金紫寄公如陳忠肅如晁景迂蓋極一時之盛獨中丞臭味不同而卒亦不得登兩府乃知逐勢之爲無益也吾鄞之不以中丞爲前輩并其故蹟亦鮮稱道者得非以是故歟雖然中丞之文采則不可掩故南雄與相酬答有舒周唱和集而忠肅亦預於十洲之會凡吾鄞之勝地卒以中丞詩著而湖上尤爲總持此予之惓惓而不已也予家十洲之煙嶼於嬾堂最近雖竹石俱無存者然每過之未嘗不愛其明瑟徘徊良久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

簽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墨莊漫錄　　張邦基

舒信道敗荷詩云忍看夜影分殘月別送秋聲入晚風前輩云一羣之政觀於酒一家之政觀於齏蓋二物若善則其他可知矣謫居四明幾二十年獨以詩爲樂常得句云春禽得意千般語澗草無名百種香自喜之既而曰此聯可入箋注不可以示人遂改去不用之七言絕句唐人之作往往皆妙近人亦多佳句其可喜者不可槩舉予每愛舒信道村居云水遶陂田竹遶籬榆

錢落盡槿花稀夕陽牛背無人臥帶得寒鴉兩兩歸

谿上遺聞　尹元煒

舒亶字信道邑志有傳居大隱山至今有學士橋全謝山詩話信道居慈之鳳凰山麓解組後寓居鄞之月湖即今所謂隩底時人重其所居謂舒官人巷是也著有嬾堂集謝山嬾堂記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嬾堂在焉中丞爲樓正議高弟　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荊公遂爲居蔡一流力與坡翁爲難良可惜也當時句餘人物如豐清敏周南雄陳文介蔣金紫寄公如陳正肅

晁景迂蓋極一時之盛獨中丞臭味不同而卒不登兩府乃知逐勢之無益也然中丞文采自不可掩也十洲唱和凡四家一爲太守劉珵一爲倅陳了翁一爲王亘其人無可攷其一則舒中丞信道也四明圖經所載謝皐羽舒臨海故宅詩破壁溼海蘚水邊日氣蒸云是舒公宅其孫芰且仁昔公初作尉視事即斬人上書稱臣亶待罪滄海濵天子有詔至汝亶可治民爾時王荆公上方邑之鄞聞此輒異之久會公秉鈞謂此非狂狷引用至中丞立朝思蹇諤庶以報君親蘇公下詔獄譏

者用尋新於此與有力豈爲重其身晴風吹海雨山川倘橫陳俯仰勿大息徒爲驚爾鄰觀此詩則荆舒之交已在介甫作鄞令時非荆公既大用信道始附之也

光緒鄞縣志　徐時棟

舒中丞亶有園在西湖歸里後與豐清敏周四休唱酬陳忠肅晁景迂咸與焉所謂嬾堂者也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嶼底以其爲島嶼之盡境也至今尚呼舒官人巷

舒嬾堂詩文存附録